

由县文广影视局、县文明办主办,县图书馆承办的“2014年崇明故事会大赛原创故事大赛”日前落下帷幕,经专家评选,最终共有18篇原创故事获奖。

本期刊登荣获一等奖的三篇优秀原创故事作品(略有删减),以飨读者。

新的希望

樊祥森

元旦期间,春兰婶的娘家叔伯侄子结婚,三请六邀,请她去吃喜酒。春兰婶推不过,带了五岁的小孙子文文回了趟娘家。宴席台上,菜肴丰盛,宾客们送的礼金也很丰厚。春兰婶包了500元“人情”、300元“压岁钱”,算是中等水平,却等于她两个多月的日常开销——都说人情不是债,心里总感到有些惋惜,但也很高兴,算是在娘家亲友面前撑了下面子。

春兰婶生性要强,在娘家住了两天,惦记着家里的零零碎碎:棚里的鸡啊鸭啊,地里的油菜啊蚕豆啊!坐不住了——家里只有自己

和小孙子婆孙俩过日子,丈夫六年前去世了,儿子和媳妇都在上海开差头,平时家里没有别人,虽说已经托隔壁邻居照看,但总是放心不下。于是,硬是辞谢了娘家人的挽留,带着小孙子回来了。但当她走到自家宅前的河沿上,跟几个邻居打招呼时,却感到有点异样——邻居们的笑答声和表情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,像是高兴,又像是同情,更像是在幸灾乐祸!春兰婶不由得心里突兀了一下,警惕了起来。

春兰婶拉紧小孙子的手,快步走到自家屋前,蓦然见堂屋门开着,原来是儿子和儿媳妇在家,心情这才松弛了下来。但一想又不对,儿子说是元旦节假日生意好,开差头能多挣钱,不回乡下,现在怎么突然回来了?怕是出了什么事?春兰婶的心又收紧了。

春兰婶急忙走进院子,想问个究竟。儿子和儿媳妇已迎了出来,亲热地叫她一声“妈妈!”小孙子也早已挣脱手扑前去,被媳妇抱住欢笑嬉闹开了。春兰婶见儿子和媳妇表情正常,一如以往,稍稍放心了,问道:“你俩怎么回来了?”儿子笑着答道:“想你怀,回来看看!”春兰婶盯着儿子,有点怀疑,追问道:“别骗我!没有要紧事,你俩是不回来的。”儿子素常老实,只好直说:“是有两件小事,回家来跟你商量。”春兰婶逼问道:“小事!什么事?”儿子迟疑了一下,没说,把春兰婶扶进了堂屋。

春兰婶在堂屋中间的四方木桌旁坐定,儿子这才说道:“妈妈!这两件事虽是小事,但也是大事,我说了你可别生气。”春兰婶知道儿子的性子,平时怕自己,于是放软了口气说道:“你说吧,有事我顶着!”儿子说道:“第一件事,文文快五岁了,我们走后门给他找了个学校,开春就上学。老师要我们先把文文带到上海,熟悉熟悉环境,这次回来领他去,不知你同意不同意。”春兰婶听了,不由得一愣,心里想,文文是自己一手带大的,感情特深,但小孩上学是大事,上海学校教学质量比乡下的高,为了文文的将来,不管舍得舍不得,只能同意。于是点点头,说道:“文文是该上学了,你们带他去吧!”接着问道:“第二件事是什么?”儿子看着她的脸色,呐呐地说道:“第二件,就是土地流转,我们帮你把合同签了——”

春兰婶一听惊呆了,猛地站起身,瞪着儿子,怒叱道:“你疯了,你怎么敢把合同签了?你是在要我的命啊!”儿子见她发怒,急忙答道:“今天上午,李村长拿来合同,我们就把字签了。”春兰婶嚷道:“好啊!你们瞒着我,签合同,你们这是抢我的地——我找李村

长去,把合同撕掉!”说着,她转过身,向外奔去。

这时,儿媳妇见状,赶紧上前一把拉住,对春兰婶说道:“妈妈,你冷静点,你错怪你儿子了!其实,签字是我的主意。她知道儿媳妇的性格有点像自己,吃苦耐劳,敢作敢为,因而对儿媳妇总是看高三分,既然儿媳妇这么说了,她得问个究竟。

原来,早在三年前,村里想把土地流转,并小扩大,发展集约化高效生态农业和特色种植业,动员农民把承包地交出来,每亩每年补助600元。村里大多数农户因为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,留下老年人种不了地,大都同意了,但春兰婶自己力气好,能种田,加上嫌补助金少,不同意土地流转,事情搁浅了,许多村民对春兰婶也就有了意见。到了今年,村里又提出搞土地流转,每亩每年补助金800元,增加了200元。其他农户都同意了,在流转合同上签了字,唯独春兰婶仍然不同意,村里做了好多次工作也没有用。由于春兰婶的5亩承包地恰好在全村土地的中间位置,她不同意流转,整片土地就没办法统一布局。因此,村里十分着急,李村长来了好几只电话,请春兰婶的儿子和儿媳妇帮着做工作。儿子和儿媳妇商量后,觉得应当支持家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,就赶回家,趁春兰婶不在家,代替母亲签了合同。儿媳妇对春兰婶说道:“妈妈,人家的老年人多清闲,天天打打牌,说说笑笑,晒晒太阳,安度晚年。而你也五十多岁了,为了这5亩多地,长年累月忙在地里,起早摸黑,我们看在眼里,痛在心里。”

儿媳妇说着,眼里流下了泪水。春兰婶听了也被感动了,说道:“你俩的孝心我是知道的。不过,你们可知道,这5亩多地,我和你过世的父亲种了有20多年。你们想想,建这座房子的钱、你父亲死后的丧葬费、你俩结婚时的花费、前年你们在上海买房子的十多万元首付款,都是这5亩地上出产的。你父亲去世时对我说,土地是种田人的命根子,丢了土地就是丢了命根子,要我千万不放弃那5亩地,所以我才咬紧牙,不同意把土地交出去。再说,我还有力气做点活,没有了土地,我闲着,又不能多帮你们一点,这日子叫我怎么过啊!”

儿子说道:“妈妈,这土地虽然流转了,但仍有承包权,土地还是我们的,这点你大可放心。你说没有了地,怕闲着,我也给你想好了,你可以养羊养鸡,搞养殖,一样可以挣到钱,还比较省力。”儿媳妇说道:“对,妈妈,我娘家三星镇有好多人家养羊,有的专业户一年能挣几十万。我爸爸妈妈也是养羊户,我去抱几只小羊来,你先养着试试养,等有了经验,再扩大规模,当养羊专业户。”

春兰婶看着儿子和儿媳妇,觉得小辈还是想着自己的,感到了浓浓的骨肉深情,眼中闪着泪花,点点头,算是默认,一场风波消散了。

第二天清早,儿媳妇从娘家抱来了三只羊羔,儿子把一间柴房屋改装成羊棚,春兰婶的养羊事业开始了。早饭过后,儿子、儿媳妇和小孙子动身到上海,春兰婶送出院子,一直目送他们远去。她回过身,望着前面田野中自家的那5亩地,似乎看到,要不了多久,这一片将布满一座座乳白色的塑料大棚,或是茁壮生长着的青翠碧绿树苗,世世代代传衍下来的沙洲景色会更加美丽更加诱人。她突然感到有一种失落,而当她听到院子里那三只小羊羔的“咩咩”叫声,看着它们像棉花球一样活蹦乱跳的可爱模样,心里又涌起了一股母性的温柔、一股生命的活力、一股生活的新的希望。

由档案馆推荐



为了同一个目标

柴燕熊

望,没有一个目标。”阿张说道:“老同志,老实告诉你,我自己也不知道,只能一家一家问,看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我的目标。”老陈肚里暗想,真叫人不可貌相,海水不可斗量,看他皮肤白白嫩嫩,走路斯斯文文,其实是个作案的老手,骗人的能手。于是动了心眼,追问阿张是哪个单位的人。阿张说自己在物业公司工作,是新来的,到小区沟通与群众的联系。老陈早就忍不住,说:“你真行,讲出话来真动听。又是争当志愿者,又是为民服务。告诉你,电视里面对这种举动早曝过光,一些骗子嘴里讲上门服务,实则专搞偷盗拐骗。你说你是志愿者,你的胸卡让我看看。”“胸卡?我是义务的,也要胸卡?”“当然要。如今社会上假货不少。你的额骨头上又没写字,究竟是李逵还是李鬼啥人知道?你看我在小区里巡访,身边的臂章就有许多。”“啊呀,老同志,你人老心红,一心为公,我要好好向你学习,向你致敬!”

正当争论的时候,小区5号楼底层的苏大妈来了,急着要找老陈想办法。原来,她刚才接了皮管给小区里新种的绿化浇水,谁知水龙头突然坏了,怎么关也关不住,水淌了一天世界,要老陈去帮忙修修看。老陈一听,啊呀,这不是买糖跑进药材店,造屋来请箍桶匠。水电生活自己是海滩头开店外行。苏大妈急得要调转身去找别人,一旁的阿张说:“别急,我会。我去修。”拉着苏大妈要走。“你不能去。”老陈拦住道。“啊呀,你怎么搞的,自己不会修,又不让人家去,想看我的好戏?”“不是为了看好戏,是为了你。他身份

不明,来路不正。”“你怎么知道?他的额骨头上又没写字。”正在这时,那边喊了起来:“奶奶,水要淌到房间里来了。”苏大妈拉着阿张就走:“我才不管人家是什么,只要能替我修好水龙头。”两人离去时,老陈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声:“当心点,有事打我手机。我在这一带巡逻。”

没多少时间,老陈听到那边传来苏大妈“拦住他,别让他走”的喊声。老陈想:“果然,我没看错人,他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,没有好心肠。”一会阿张奔过来,老陈上前去拦,哪知道他一个趔趄,摔倒在地,连手机也掉在地上。老陈拖住阿张:“看你跑到哪里去?走,跟我走。”苏大妈赶来不由大惊,将老陈一把推开:“啊呀,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?”“你可不能学农夫和蛇里的农夫,我捉牢他是为你啊。他有没有对你行凶?刚才我拦他的时候,碰到了血。”苏大妈说:这要怪你,你把他的工具没收了,他用我家里的一把旧扳手,一不小心,手被划破了。”“啊?是这样?那你为什么还要叫我拦住他?”“他不但给我止住了漏水,见我家的水龙头坏了,还硬要替我买,我不肯,所以才要你拦住他。噢,他人呢?一定是偷偷地去买水龙头了。老陈,他叫阿张,是物业公司新来的经理,为了创建文明小区,主动下社区服务。他讲我为绿化浇水美化环境,是为创建文明镇努力。你呢,忙着安全巡查建设平安社区,也是为创建文明镇工作,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!”

“对,是同一个目标。”陈师傅笑着说,“我们找阿张去。” 由城镇镇推荐

人命关天倒计时

倪俊伟

手,过后柯名花感觉苗头不对,才知上当,向秦世利讨要五万五千元。没想到秦世利早已做好手脚,编造证据,反诬柯名花欠他七万元,有借条一张,柯名花亲笔签名。柯名花真如五雷轰顶,心胆俱裂,决定以死抗争,讨回公道。

乙:现在柯名花一只脚已经跨出阳台栏杆,她声嘶力竭,心灰意冷,体力消耗到了极点,声音嘶哑地喊叫着:“杀千刀,五万五千元还给我!”

甲:这个“杀千刀”秦世利在哪里?他正蹲在墙角头吃香烟,上身赤膊,脚穿拖鞋,头发蓬乱,面孔煞白,一只头拱在裤裆里一言不发。

突然间,从人群里传出来一个声音,像晴天一声霹雳从天而降:“秦世利,站出来!”大家一看,是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陆正邦。

乙:柯名花,她不认识陆正邦,但听到调解委员会,心里想,调解有什么用呀,还不是你们崇明人帮崇明人,咬了咬牙说:“我给你三分钟,三分钟不解决,我死给你看!”

甲:三分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性命。陆正邦顿时觉得自己肩上有千斤重担。来到现场后,他已经和村委会、周围群众了解过情况,早已胸有成竹,凭借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经验,马上爽快答应,“好,给我三分钟,还你一个公道!”

“秦世利,我看你不叫秦世利,叫‘寻事体’,寻点事体做做,是吗?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,百夜夫妻海洋深,你倒好,怎么能够看着她跳楼,无动于衷呢?你的良心哪里去了?你的道德

哪里去了?”陆正邦用了第一个法宝,用“情”字打动对方。

乙:柯名花一听,有点道理,不过一想是不是故意说给我听听,你说的再好听也没有用,那张假的借条还在你手里呀,“杀千刀,你知道我不识字,骗我写个名字,你这张借条是假的,我死不瞑目!还有两分钟!”

甲:陆正邦马上叫秦世利把借条拿出来,“你说说,你哪里来的七万元钱?她为什么要向你借七万元钱?借给她是银行转账还是现金支付,转账的凭据有吗?现金支付的证人有吗?快点讲!”秦世利眼睛白瞪白瞪讲不出。陆正邦用第二法宝,用“理”字教化对方。

乙:柯名花一听心里想,“借条作废”,最好当场撕了或者用火烧毁才算呀,“我不上你当。你说作废就作废了?我不相信!还有一分钟!”讲完又呜呜大哭起来。

甲:“秦世利,如果你坚持要这七万元钱,你已经触犯刑法了,这是敲诈勒索行为。派出所民警在这里,可以马上把你带走。”这是陆正邦用的第三法宝,用“法”字来震动对方,这时秦世利汗水直冒,自知理亏,只好讲:“我错了。”

乙:“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”

甲:“一”字还没出口,只见陆正邦当场把借条撕毁,用火点着,借条化为灰烬,救了一条性命。这真是:

甲、乙:人命关天倒计时,千钧一发抢及时,人民调解为人民,和谐篇章谱新词。 由建设镇推荐